

位微职卑又跌宕沉浮的传奇人生

桐树岭

tóng shù líng

乔铁汉

QIAO
TIE
HAN

著

当你觉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，一定是在上坡——年轻、正直、出身卑微的小官血泪成长史：命运可以跌宕、处境可以险恶，你，选择坚守什么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桐树岭

tong shu ling

乔铁汉/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桐树岭 / 乔铁汉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143-4677-0

I. ①桐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98451号

桐树岭

作 者 乔铁汉
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21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677-0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引 子

那年的中秋节可真是个喜庆的日子。桐树岭乡的好多家都选择这天做子女新婚的吉日，花好、月圆，正是人们企盼的。作为副乡长，在乡村里绝对是很体面的大官，栗红章在众星捧月般的款待中，不知不觉地喝多了。从中午到傍晚，那简直就是马拉松式的酒席。

不是人们描写的那种皓月当空的十五之夜，月亮像一个顽皮的儿童，穿行在飘移着的块块云朵之间，一会儿微笑着跳出来，一会儿又诡异地躲起来。

忽有忽无的月光洒在副乡长栗红章身上，隐隐约约、惨白昏淡，把他和眼前的千亩萝卜园融合成一体。不知是年龄问题，抑或是情绪问题，他越来越不胜酒力了。特别是近期，他记不清是第几次喝成这个样子，这成了他的“新常态”。他不止一次发誓不再招惹酒，可是坐在酒席上，满桌子人都抬举他，又是敬又是碰，来者不能拒，结果醉倒的往往是他。不过，现在的栗红章已经不再是愣头儿青鲁莽小伙子，喝多了就会躲在人少的地方，或者偏僻无人的地方。和过去截然不同，那时喝多了就专找热闹的地方，要么去别人的酒场搅局，要么在人多的地方胡说乱侃。为此，他闹出许多笑料，也曾歪打正着地当过奇兵，成也好败也罢，酒醒后他都觉得十分丢人。现在，他学会了装哑巴，学会了沉默，特像一位有过错的人在静寂中反省自己。

栗红章面前的这片萝卜地，全部种着国外品种的萝卜，个个长得小炮弹似的。据说，这种萝卜在国外很有市场，人们把它当成水果吃。乡里对这种萝卜相当珍爱，把它当成了摇钱树，有看护员、保育员、技术顾问。这些萝卜的确很争气，像仪仗队队员一样整整齐齐地长在地里，横看成行、竖看成排、斜看成线，精神抖擞地接受着人们的检阅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栗红章看着这些萝卜，竟然悲伤地落泪了。他想，萝卜这种东西个个都有自己的地盘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不犯我我不犯你，自由自在地生存着。有时候，一个人连这些萝卜都不如，房价涨得买不起，只能串着屋檐住，弄不好哪天得罪了房东，就会被连人带铺盖扔出门外。

他想到了过往的一切，就情不自禁地哭了，他把头尽力往怀里低下去，怕被人发现无法解释，毕竟，他曾经那么幸运……

三十几年前，栗红章为了一句话，让伙伴们打断了鼻梁骨。过后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屈，懵懵懂懂地怎么撂了这么一句不上档次的话呢？

栗红章这一茬孩子出生的那个时候，农村对生孩子管得还不那么严。只要有能耐，只管生，于是有的家庭的孩子几乎不隔年，夏天天热，许多庭院里赤肚孩子们不高不低好几个，跟一群猪娃差不多。每家都好几个孩子，全村庄的小伙伴们就成群结队。栗寨人不是不金贵孩子们，主要是多得顾不上拾掇他们，反正不冻着饿着就行。村里人也不把孩子们的名字正经叫，认为有叫有应就好。比如栗海献大家就叫献献，栗淑芳就叫芳芳，栗松州就叫州州，那么栗红章自然而然就非章章莫属了。偌大一个栗寨，好几千口人，你若在村口问谁叫栗红章，人们会摇头说不知道，若问谁叫章章，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告诉你，从这里往西，下个坡拐个弯儿，第四家里的那个孩子就是。

章章被锋锋、伟伟、良良他们打塌了鼻子满脸是血的事情，不大一会儿就传遍了栗寨。等打人者、挨打者的家人都赶到现场时，无关紧要只是看热闹的人们早就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了。章章的爷爷很早以前当过村农会副主席，练就了一副发号施令的亮嗓门，他一声“让开”就在好几层的包围圈中划开了一条路。爷

爷、爹爹、妈妈、叔叔鱼贯进入了现场，只见章章满脸是血，两只鼻孔已被谁用带刺的那种野菜塞上。那几个打他的孩子并没有离开，他们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，完全是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架势。他们等待着处罚，也不在乎章章妈妈刘玉环哭喊着“章章犯了什么法，遭龟孙子这种欺负”，龟孙就是龟孙。还是章章爷爷见多识广，很冷静很大气地叫停了哭声和骂声。他问那几个孩子为什么要把章章揍成这样，他做错了啥事还是骂了人。爷爷清楚，章章身材矮小，主动和别人打架肯定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得罪了这几个孩子。叫锋锋的孩子看着伟伟，伟伟看看良良，良良再看看锋锋，都没有说话，好像面对这么一位理智老人，他们几个小屁孩理屈词穷了似的。还是锋锋开了口：“老农会爷爷，还是让章章自己说吧。”全寨人都这么称呼章章爷爷，这种虽已过时了的称呼，老人却没有觉得过时，相反他认为这个称呼是光荣历史的纪念，常喊常新。章章的鼻子已经不再血流如注了，只是脸肿得厉害，胖了许多。爷爷问他做了什么坏事，还是说了什么错话。章章犹豫了一下，就点着头告诉老人，说自己说了错话。爷爷不愧是老农会，说出的话儿很有干部味儿。爷爷说章章，做了错事、说了错话，错已经犯了，只要肯认错，以后知错就改，那还是好孩子嘛！在爷爷的鼓励下，在爹妈叔叔们期待中，章章说：“我个子小，常常受他们几个的气，总想着啥时候能借别人的力量好好教训一下这几个家伙。刚才我们几人说抗日游击队的故事，他们几个说他们当游击队队员是好样的，我就说，要是日本鬼子再侵略中国，谁不当汉奸是小舅！就为这句话，他们照死里打我！”爷爷问那几个孩子就为这打了章章，锋锋、伟伟、良良这下来了劲儿，异口同声地说就是为这句话。爷爷大声说：“打得对，要换成我，打断你腿呢！没一点气节，你没听说小日本折腾咱栗寨的事？该打！”老农会让人们都走开，孩子们打架有啥好看的！人们散了，锋锋、伟伟、良良都被家里人拉着、架着、骂着弄走了。他们都觉得怪对不起老农会这一家人，毕竟孩子家说了句缺乏思考的话，就被打断了鼻梁骨，人家不仅没有追究，还批评了自家章章。没等大家提治疗费的事，老农会就说：“孩子家打打肉皮松，再说了孩子们皮是猪皮子，就是筋骨也好得快，不几天就长好了！”人们唯一能接受的是，栗寨当年曾被小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折腾得够呛，全村人恨死小鬼子了，而今这个章章还不懂事地说了当汉奸的话，挨打不是自找的嘛。

为了这次挨揍，章章家花了好几十块钱，几乎是全家一年的积蓄，自己还经

受了正骨时比死还难受的疼痛，爷爷专门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忆苦思甜的教育。此外，栗寨的调皮鬼们还会不定时地挖苦他，甚至叫他汉奸。

这一切，他刻骨铭心，没齿也难忘怀。以至于好多年后，栗寨村的所有人都把这件事忘记了的时候，他还耿耿于怀。也许，就为这句话，就为这件事，让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干一番大事的种子。

因为他知道，要在栗寨树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大形象，他已经和别的伙伴们不处在同一起跑线。起码在那些提起往事就咬牙切齿、就声泪俱下的苦大仇深的人们眼里，他属于老农会干部家中的忤逆后代。尽管他年龄还小，还处于口无遮拦的时段；尽管他是家庭出身清白、社会关系净板那种，曾让他免去了许多麻烦，但人们还是给他画了一个记号，若要换到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，恐怕会株连前几辈子的人呢。不过，他还是有麻烦的。那年五七高中招生，就有人扒了他的豁子，说他有当汉奸的言语，结果他失去了报考和被推荐的资格。

岁月流逝，随着爷爷去世，还有很多苦大仇深者去世，对他那种蔑视的眼光似乎才远离了。再后，连那些旧时候当过土匪、干过保长、真正当过汉奸的人都不再受人歧视了，但他还是自责得轻松不起来。他常问自己，那时候为什么要说那么一句话？

这句话让他自卑、压抑，让他变得温顺和勤快，让他对吃苦受累习以为常。终于有一天，这句话，次生的逆来顺受，又让他受益。十七岁那年，锋锋和伟伟为了当兵的事，闹得成了仇人。那岁月，能穿上绿军装，走出栗寨，成为解放军战士，几乎是每位有志青年的远大理想和最好选择。名额有限，栗寨仅分配一个名额，而锋锋和伟伟都符合条件。从明争到暗斗，一直发展到亲友都参战，小字报不过瘾就写告状信。结果两人谁都没有走成，章章走了，农会干部的后代、为人忠厚、吃苦耐劳，几句评语白纸黑字岂有不入伍之理。

到了部队，章章才明白了没有文化就是睁眼瞎，有进步的机会也要丧失，虽然他第一年就当了炊事班副班长，第二年就是班长，第三年就是代理司务长，但仅有小学文化，连那些吃过他猪头、猪脚的营长、连长们，只能摇摇头，痛惜地说：“栗红章，真可惜，太可惜了。”临转业前一年，他入了党，算是对他行伍生涯的一个肯定。

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党员，回到栗寨竟成了其他年轻人羡慕、为之垂涎的对象。村支部共有五名党员，最大的八十三岁，最小的五十七岁。老支书对

发展党员要求很严，看不惯现在的年轻人的头发、装扮，甚至走路快了也成为缺点。快八年了，栗寨没有发展一名党员，老支书身体不好，一方面向公社汇报要培养年轻人接班，一方面就是发现不了好的苗子。这其中倒是发展了一个，他的侄子栗林森，谁知这孩子竟然不争气，喜欢上了做生意，整天东奔西跑，今天发送煤炭，明天倒卖水果，在老支书眼里他净干些“投机倒把”的事。更严重的是，栗林森生意场上结识了一个外地妇女，还有投靠人家做上门女婿的打算。老支书说早知道这发展他干啥呢！栗红章转业那年的夏天，八十四岁的老支书死了。老支书弥留之际还说：“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安排好接班人，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恐怕还得写一份检讨。”公社对栗寨的支部班子很了解，老支书死后，剩下的四个党员，没有干支书的料，一概树不起旗杆。就在公社为栗寨村班子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栗红章回到了村里。有人说他太嫩，有人说他没有农村工作经验，栗红章最担心村里人旧事重提，再拿他小时候当汉奸的言论说事，其实大家没一个人揭他的短处，或许大家都忘了那年的事。公社那年变成了乡，乡里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理由，任命栗红章当村支书，这是栗寨村支部的第三任支部书记，年轻的转业军人。

栗红章上任开始，对村里的事很有信心，心想在千军万马的军营里还混得人模人样，不是文化低，说不定弄个排长连长干干呢！相比之下，栗寨算什么，虽然有几千口人，可那都是什么素质，有几个见过世面？他想起老支书当年，栗寨的广播站没有播音员，老支书明知自己不识几个字，读报很困难，不是把字词念得颠三倒四，就是筋断骨头折。那时兴在开始说话前先读一段毛主席语录，叫最高指示。有一天，有个生产队菜地里进了贼，群众过冬萝卜让贼薅走了将近一亩，群众急，老支书更急，打开扩音器就说：“最高指示，昨夜里有人偷萝卜，日娘偷了快一亩……”报纸上登了一则好人好事，介绍某某公社有一个好社员，爱护公物，无私无畏，与偷盗生产队饲养场的坏人做斗争。文章上说：“那天半夜，有人进了饲养场，抱起小马驹就要偷走，正好被社员碰到了……”老支书硬是把小马驹读成了“小马狗”。那年月反帝反修，报纸上常登帝国主义把矛头针对社会主义中国。老支书在广播上说，“帝国主义把矛头针对着社会主义中国”，接着又解释说：“社员们，他们真狠毒呀，矛头针是一种最先进的武器，比原子弹还厉害！”有群众笑他，他就骂群众少见多怪，太没文化了。就那种水平，在支书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，而且四平八稳。想着老支书，章章就心里热乎

乎的，手心里也来了汗。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干好，相信乡党委没有看走眼，选择他是最明智的。

那阵子兴起发展村办企业，上边号召，乡里督察，任命通知里就带着使命，栗红章心里毛了。群雁高飞头雁领，俗话说，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的是干部，干部看的是党员，党员看的是支部。栗红章在部队代理过司务长，知道部队上对副食品的消费很厉害。他算了一笔账，如果把一个师的副食品都供应了，那么就可以带动栗寨的群众致富。他脑子一热就给老连长打了电话，老连长已经是团政治处的主任了。栗红章一报姓名，老连长就想起了那个文化不高挺会来事的代理司务长，过年过节没少吃人家送到家里的猪头猪蹄，很热情地应对着老部下的电话。那天老连长喝了酒，正在兴奋，听栗红章有和部队打交道的想法，就夸他不愧是军地两用人才，太好了，太棒了。栗红章并不知道电话那端的人是喝高了酒，发表了一通云天雾地的高谈阔论，就得了圣旨一样地欢天喜地。他把这个打算和部队首长的承诺当天就向两委会作了通报。那么好的渠道，那么高的效益，真的让村两委会的干部们先动了心，会上就把栗寨的种养加工公司的名称确定下来。种的是大棚菜，反季节销售，主供部队；养的是鸡鸭，禽蛋主要销往部队；加工业主要是利用栗寨丘陵上的荆条资源，让群众编荆条筐子，既可以用来盛禽蛋、蔬菜，还可以当家什销往市场。

那天夜里，栗红章想了一晚上，心里翻江倒海，激动不已，他觉得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兴奋过。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没一点睡意。他重新穿好衣服从床上爬起来，拿把椅子坐在院子里。月亮早已升到了半空，很柔和的半圆月，如同一张女孩子的脸庞，正妩媚地向他微笑，仿佛在鼓励他去抓紧实施一项宏伟工程。他妈并没有睡，这几天都在为章章的婚事操心，前几天有人提了一桩媒，女方是一所小学的教师，两个年轻人见过面后就没了进展。妈妈以为章章为了婚事发愁而不能入眠，就拉开门劝他，说并不是一棵树上才能吊死人，小学老师不行，再找工厂工人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章章说，妈你错了，我是在赏月呢。前几年在部队站岗，一见到月亮，我就会想起咱栗寨，现在反过来了，我见到月亮就想念部队，在月光下训练，在月光下站岗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棒。果然，章章用乡愁和思恋军旅生活的几句话，就轻易地把妈打发走了。章章没有文化，就缺少了诗人的灵感。然而，他很快就现实起来：既然自己有了这么一个发展栗寨经济的构想，并且得到了两委班子同仁的喝彩，那么何不把这件事向乡党委汇报呢？怎样汇

报，怎样才能打动乡党委书记的心，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谈话切口，就是部队首长说的那种氛围。栗红章全身心融入淡淡月色中，或者说融入轻柔妙曼的遐思中，当然这期间有当年挨打的情景、在部队的情景，最主要的是日后飞黄腾达的情景。

二

以村支书的名义找乡党委书记汇报工作，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。栗红章跨进了乡机关大院，很快就引起了那些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视，这个一身军服的人，不是分配进机关的新人吧？刚好赶上机关点名散场，人们在院子里、在楼道上，端茶杯的停住喝水，抽烟的长长吐出一溜灰白烟雾，拿报纸的半遮着面，其实都把那种好奇的目光送给他。栗红章临出家门专门换了这身衣服，心想到乡政府去见大领导，总不能过于邋遢，总不能还没上场就输了戏。对于异样的目光，他没有觉得奇怪。在部队时，连队的营房里突然出现一位家属或者陌生人，大家也会那样，尤其是从天而降一般地冒出来一位姑娘，大家还禁不住长长地吸一口空气呢！栗红章并不懂乡机关的规矩，只是听别人说过，乡机关的任何会议都是领导最后进会场，散会后先出会场，那是气派和风度。于是，他就站在机关院子里观察，等着乡领导的出现。在当兵前，他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管委会的一个副主任，相当于后来的副乡长。那时候副主任包片，就是负责栗寨附近三四个村的工作。每天带三五个机关干部，骑着摩托车到村里来，进了村直接把摩托车放在老支书家。他们是来催缴乡统筹粮的，本来应该跟群众直接见面，然而他们就是不到村部去，那里常常“炸场”。栗寨人先是把有人闹赌场或公安抓赌叫炸场，后来凡是在集体场所有人搅得事情开展不下去，统称炸场。栗寨村几千口人，总有那么一些钉子，弄得村两委会够呛，要不是老支书年龄大、辈分高、资格老，早

撂挑子了。那些钉子户公开说老支书呀，要不是给你留面子，我们就只缴爱国粮，村提留乡统筹绝对不缴，他们都给老百姓办了啥球事呢？那年磨蹭着总算是完成了乡统筹任务，为了体现关心群众，乡里为完成乡统筹的村送电影。就是在栗寨的电影晚会上，这个副乡长代表乡党委、政府讲了一次话，那天晚上这个副乡长是就着电灯念了讲话稿。栗红章当时想，当个领导真的派气，讲个话都不用动脑子，把秘书写好的稿子在会场上念念就完成任务了。此外，在副乡长讲话前，老支书那么大年龄了，还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把副乡长当成了需要搀扶的老人，请人家讲话还要说欢迎乡长作指示。那时候的栗红章很是看不惯，觉得老支书没有种，怯他个球呢！等到自己当了支书，正逢青黄不接的初春，庄稼刚刚泛青，离收获的季节还早。当然没有了摊粮派款任务，不用包片驻村。虽然自己比起老支书有了那么一种暂不用乞求村民、巴结乡里的尊严，但也缺少了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的熟人啊。他看着乡机关的人发呆，乡机关的人对新来的着军装的家伙，也给予一种异样的考量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方面，那就是这里的机关干部没有把他认作上访群众，他听说机关的人最讨厌的就是上访人，给这种人的眼光是冒火般的、敌视的，没事找什么事呢，一个秩序井然、平平静静的机关，让这些叫喊“不公平”、“冤枉啊”的人一搅和，聊天的、打牌的只好炸场，否则他们很快就叫嚷“乡长们，老爷们，你们没人管俺这事，俺可就往上走了”。这时就有人站出来管，还说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办事的。乡机关的人办法多，有人说那是经验丰富。他们劝说群众吃豆要等到豆烂，有剩饭没剩事，这事一定要办理！机关干部联系实际，哪怕是使用缓兵之计，哪怕有些问题只有书记乡长们才能解决，一般干部站出来，煞有介事地登记下来，还让上访人签上名字，听候回音。往往都是这样，说几句好听的话，这些上访人就会信以为真，就会转怒为喜，甚至还会饱含真情地道一声谢谢。栗红章听说得很多，但他确实没有经历过。

想着就禁不住讨厌起眼下的机关。这时，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向他走过来，问他是不是找张乡长。他说不是，那人问他到底是找谁？他不认得张乡长，可能是找张乡长的另有其人。他听村委会的主任讲，乡里有副乡长以上干部二十五个，姓张的就有七个。正乡长姓张，大家都不叫他张乡长，而叫他大乡长或者老一。其余的张乡长、张委员、张主任科员，统统都叫张乡长。村主任告诉他地方上和部队不一样，在部队有明显的正副之分，到地方上人都不想带副字。前几年有一个转业军人分配到乡办公室工作，他并不懂得这里的规矩，到各位领导办公

室传递公文，把副职们都带了个副字，导致大家心里别扭，那年年终考核，这个转业军人得了好几十张不称职票。乡里的领导干部，好多都安排有子女在七所八站，得罪一人很可能就得罪了一个群体。那位转业军人并没有多少不对，然而他还是服了软，还是违心地承认了自己不对，还是分别找领导汇报了思想，并立竿见影地改了口。栗红章觉得自己很有意思，刚当上不几天村支书，就学到了很多。当着这个穿西装年轻人的面，他很想卖弄一下，说自己今天是找大书记的。然而话到了嘴边，突然想起了那个叫柳茂存的乡干部，此刻说出他来更恰当。于是，他就说找柳茂存。其实，他跟柳茂存也不是很熟悉，只知道柳茂存是乡党委的办公室副主任。刚才还说在乡里不认识一个干部，脑子里就冒出了柳茂存，组建栗寨村支部，就是由柳茂存宣读的乡党委文件，只不过人家念完文件就骑着摩托车回乡了。穿西装的年轻人在乡机关大院里，两只手做成了大喇叭喊着“柳茂存，来客了”，声音很滑稽。

柳茂存领着栗红章见了大书记。大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，迎着门的墙壁上有好大一幅书法作品，字很大，栗红章认字不多也可以念下来：“农业发展我发展，我与农村共兴衰。李凤梧书。”栗红章当即就认定大书记叫李凤梧。柳茂存的话更印证了这一点。柳茂存说：“李书记，栗寨的书记栗红章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很快就有了引导群众致富的思路，他想向您汇报汇报。”李书记正在小笔记本上写着字，听了柳茂存介绍，把笔和纸一推，站起来伸了只手给栗红章，微笑着说：“欢迎欢迎！你是栗什么章吧？”尽管大书记没有把自己的名字说完整，但他还是感动万分的，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，能记住一个新任村支书名字的一大部分，真让人感到幸福。他笑着应和：“对，栗红章！”大书记说：“红章，坐坐。”

书记把眼光转向柳茂存，说：“茂存，你咋这么不会弄事呢！快给红章倒杯茶呀。”凭着一种直观，栗红章觉得大书记不十分待见柳茂存。书记说，“红章，你说说你的思路吧。”栗红章大着胆子喝了一口茶，两只手把茶杯捧着说：“好。根据咱栗寨的现实情况，我跟部队首长联系了一下……”栗红章目不转睛地看着大书记，见他又拿起了笔，在那个本子上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，全然忘记了一位支书正在向他汇报一个大的构想，那是整整一个晚上的心血描绘的构想。栗红章觉得好没劲儿，大书记把自己当成了什么，是桌子、椅子，还是墙角那把熏黑了的铝合金水壶？他停了下来，大书记并没停，还在写着，柳茂存真的

很会圆场，他拿起茶壶先给大书记添了点儿，再给栗红章杯里倒，实际大书记就没喝根本用不着倒。或许，这是一种巧妙的提醒。大约过了三分钟，大书记说：“红章，完了？挺好嘛，思路清晰，可操作性强，大胆干吧！”栗红章心里说，你玩猴吧，才刚刚开了个头，怎么就汇报完了呢，然而他只是说了两个字：“快了。”大书记对柳茂存说，“柳主任呀，我觉得栗寨这次是动了真格的，整个构想肯定很宏伟的，他讲了几句我就听得入了神，要不是时间关系，我还想让红章在党委扩大会上讲讲呢！是这样吧，你和红章到党委办公室，好好聊聊，尽快形成个栗寨种养加一体化的文字材料。就在乡里打印吧！”柳茂存像鸡啄米一般地点着头，点一下说一个是字。大书记再次伸手与栗红章握，这是在逐客。栗红章脸上很平和，心里早已怒火中烧了。

他胡编乱诌地说着，柳茂存匆忙整理着，好像对栗寨新支书云天雾地一般的打算十分感兴趣。上午十点多的时候，柳茂存整理了足有十几页稿纸的材料，很有成就地说带栗红章到机要室，也属于打字室，出了办公室的门，柳茂存迟疑了一下，好像什么东西忘记带了，让栗红章先去三楼往东拐，最东头那两间房子，挂有牌子。栗红章感觉到柳茂存有什么心事，只好自己去了，心里还嘀咕着乡里的干部心事重重的，就不能简单点儿放松自己的心情？他观察着周围环境，乡政府的办公楼看得出原先只有两层，后来人员增加了，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高了一层。十点多的乡政府办公楼，安静得像大医院的太平间，可能是点过名以后，大家都“放羊”了。栗寨人把散会、收工都叫放羊。过去几人包一个片，乡领导带队都到村里去催促摊粮派款、刮宫引产了，名义上是下乡包村，实际上到村支书或主任家，先是“K十五”来一阵，接下来几个小菜两瓶酒“五经魁首”吆喝起来，最后还能吃上支书夫人亲手擀的绿豆面条。栗红章当兵前，很羡慕老支书家的生活，每天门庭若市，村里的代销点好像是人家自己的，拿东西只需签个字，到年底从提留款里实报实销。村干部有利可图，当个啥就像办个小企业那样财源滚滚，免不了成了争夺的目标。那些不太安分且有点能耐的人就觊觎起村干部的位子。找茬子、找毛病，组织村民越级告状，要不就抵制上缴村提留款，闹得村干部惶惶不安，也搅得乡干部不好意思。如今，乡干部还不到包村的关键阶段，但每天八点上班点名不可免去，毕竟是一级政府的机关，点名会上依然安排工作，还要求大家转变作风，不得增加村里负担，避免引起上访告状。机关干部们也有对策，接受任务后迅速化整为零，碰头汇报成果时，个个讲得成效显著，好

像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似的。其实，他们大多回到了自己家里，或者坐上了酒桌、牌桌，晚上还有人请到KTV去“爱拼才会赢”，只不过没有进村干部家扰民而已。

栗红章走上三楼，就听到三楼上有声音，立即就有了踏实感。往东头越走越有信心，机要室好像有人在轻轻地唱着歌。到了窗前，他产生犹豫，是一个女孩子在唱，而且还那么深情。

“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……”

耐心地听了好大一会儿，栗红章终于听准了几句，什么“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”，还有“虫儿飞，花儿睡，一双一对才美”。又是一阵子，栗红章心里很矛盾，人家女孩子不停地唱，一遍又一遍，自己老这样等着也不是办法，闯进去吧，又显得没有教养。矛盾归矛盾，还得有解决的办法，栗红章轻轻地敲窗子，示意有工作任务了，歌声是否可以暂停下来。果然，他轻轻地敲打两下，不仅歌声停了，机要室的门也开了，而且一张白皙的脸随之露了出来。显然，这女孩唱歌时还动情地流了泪。是的，“不怕天黑，只怕心碎”，歌词都那么煽情，岂有不伤感之理。

栗红章很友好地向女孩说明来意。女孩接过十几张稿子，扫了一眼就说：“又是这狗东西写的，只会给老姑奶添忙！”姑娘好像很不高兴，当着他的面发泄开了。栗红章很平静，知道这女孩是对柳茂存有意见。这年头，谁都很觉得很亏，嫌自己多干活少领钱，女孩们也不例外，别看机关的人，比起村民们，那觉悟也高不了多少。尽管姑娘不很满意，然而还是打开了打字机。乒乒乓乓地敲了起来。敲了一行字，这姑娘好像对栗红章有了兴趣，问他是刚来报到上班的不是？栗红章没有听到，在想柳茂存为什么临阵脱逃了呢？“喂，问你呢！”姑娘瞪着他。栗红章“哦”了一声，对姑娘来了一句“对不起”的抱歉话。姑娘说：“你是今天报到上班的转业兵？”栗红章听到这话，心里就不平衡，再加上刚才大书记那种玩猴的表演，更加不满。他心里想，同是转业军人，有门子就可以安排工作，没门子只好回家种地。越想越生气，就说了一句，“大书记大乡长要是俺舅，那我今天就能报到上班！可惜了，他们连大舅二舅也不是！”听了栗红章的话，这姑娘像一只充满了气的皮球，被谁使劲儿摔了一下，腾地从座位上跳起来，把桌上的稿纸扔了一地，还指着栗红章说：“你狗胆不小，还骂人，你滚蛋出去！”栗红章一头雾水，仅仅是一句话，为什么惹来一场责骂呢？

当他意识到自己把话说砸了的时候，心里的那片天空已经布上了乌云，很沉重很沉重。那姑娘的脸阴沉着，很难看。她好像面对一个势不两立的仇人，不等对方开口解释，就已经悻悻离去。刚才还流泪唱着“虫儿飞、虫儿飞”的女孩，真的飞走了，真的是“不管累不累，也不管东南西北”。栗红章很沮丧，像触动了最脏最臭最倒霉的东西，很后悔心血来潮到乡里来汇报。他想哭，又没有眼泪，想让刚才发生的事情灰飞烟灭，又知道不可能。他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柳茂存的办公室，见面就说我做错事说错话了，得罪了打字员，那材料打不成了。没想到柳茂存不但没有责怪栗红章办事唐突，反而骂女打字员神经病，不知好歹。虽然柳茂存的话令栗红章很费解，却无意间给了他很多安慰，起码他觉得是打字员的喜怒无常，她问了不该问的话才导致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
这时候，栗红章才知道，乡里的大书记李凤梧是知识分子，很有工作热情，对七所八站和各行政村要求很严，听下级汇报总是提出很尖锐的问题，弄得下级汇报工作前闪后躲、吞吞吐吐。后来乡里就出台了一条规定，凡到乡里汇报工作一律要打印成文字材料。乡政府机要室就成了文印部，打印材料要付款，要记账，从那时起，乡里就多出了一个打字员。办公室为了巴结书记，就招来了大书记的外甥女杨小桃。栗红章终于明白了，他说的舅也好，大舅子也好，都涉及杨小桃。冷静下来想想，这次全怪他说话随便，无意间伤害了女打字员，还为自己今后跟大书记打交道设置了障碍。

栗红章很后悔，很自责，觉得自己水平比少年儿童还低，根本不配当一个村的支书。

那天下午，栗红章脑子里像一腔糨糊，昏昏沉沉的。什么时候吃的饭，又怎么回到乡政府的，他竟然做梦一样。柳茂存在乡机关算是个大忙人，起码在栗红章的眼里、心里是这样的。乡党政领导开会的开会、下村的下村，迎来送往的事情都落在了柳茂存肩上。接电话、批转文件、应对零星的来访者，还有安排应对上级来乡检查，他根据县里来的局委领导级别，对口通知党委、政府的相关领导回乡陪客。这天，除了正常业务，柳茂存还腾出一定时间来安抚栗红章。栗红章并不知道，他这天出现在乡里，对书记乡长日后的工作来说，是一场及时雨，是难得的旱地甘霖。因为，正值春耕时节，除了农业生产，又新增加一项带领农民群众致富的工作，就是发展企业，有人为它起了个名字叫乡镇企业。文件上说，在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，就要为农民群众的钱袋子着想。乡镇企业是振

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。李书记、张乡长在县里的乡镇企业大会上，已经把栗寨的思路向领导吹了风。同时，李书记特意给乡里打了电话，令柳茂存抓紧把文字材料打印出来。至于机要员兼打字员临阵脱逃一事，没等柳茂存提及，书记说文印环节上没问题，他已经批评杨小桃了，让她马上回乡，中午加班也要把材料打印好。原来，杨小桃借着栗红章那句话，搭上哪个站所的车就进了县城，或者还告了状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，柳茂存告诉栗红章，可以放心地回栗寨了，材料已经打印出来，等啥时间书记乡长阅批后，说不定还有意外惊喜呢！栗红章简直不相信材料打印好了这个事实，更不敢去想日后还会有什么惊喜。他问那女的心情好了？不生气了？柳茂存诡秘地看着他，说这女孩性子就像秋天的云彩，瞬息万变，现在正得意地唱呢。栗红章这会儿相信了，说上午就唱了，好像有什么心思？柳茂存说，城里的女孩子，开朗、敏感、冲动、多疑、眼高……怎么说她呢！栗红章仿佛觉得，柳茂存和杨小桃有故事，本来也就是，偌大一个机关大院，点名后只剩下那么几个人，门岗老马、办公室看电话的老金，柳茂存、杨小桃。栗红章不便再多说什么，他心里只想办一件事，而且必须办，但这事还不能告诉柳茂存。

栗红章告辞了柳茂存后，出了乡政府大门仅走了十步，又重新进了乡政府大院。他径直往三楼东头机要室去，那位叫杨小桃的女孩还在，继续唱着她的那首歌，虫儿飞。他敲了门，室内并没有反应，只有歌声飘出来：“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。”杨小桃唱得很专注，很动情，使得他栗红章不好意思再打搅。他站在那里，从窗帘的间隙往里看，此刻，他像一尊守护神，更像一位偷窥者。好在这个时段没有人，否则，他的举动多么猥琐和不体面。

初春的天色说黑就黑，转眼间楼道里就浑然一色了。栗红章终于鼓足勇气，用力敲门。杨小桃说：“你是人还是鬼，是人进来，是鬼滚开！”她好像专对一个人说的，这种话换给同事、领导、陌生人都是不合适的，栗红章猜她此刻可能是等谁，弄不好就是等柳茂存的。或者，刚才，她已经听到了敲门声，只是使性子故意不搭理罢了。栗红章在外面说：“小杨，我是栗红章啊！来打扰你一下。”杨小桃一本正经起来，说：“材料已经打好，我也交上差了。你一个大男人家，黑灯瞎火地来找一个女孩儿干啥？还打扰呢，会的还不少！”“我是来向你赔不是的，今天上午……”栗红章话没说完就被杨小桃挡住了。“今天上午？赔啥不是哩，是我不对，我已经挨了李凤梧书记的批评，我算是没吃馊子还挨了

磨棍，倒霉清了！”杨小桃鸡子拉肚一样，说了一大串。且不说她的表述是否准确，栗红章觉得她带着刺儿的话并没有太多的气在里边，于是就更大胆地说：

“小杨，以后栗寨村还有好多事央你的，比如打个报告一类的，少不了麻烦你。今天上午的事，你千万别往心里搁。我栗红章也是有情有义之人，决不会忘记乡里每个人的好处！”门开了，杨小桃一身洁白，有点农村的某些场合才出现的色彩。栗红章被这闪电一般的开门惊呆了，想了一下午的台词竟然戛然而止。“我真的很待见有情有义的男人，请进屋里来吧。”灯亮了，灯光下的杨小桃真的像一个成熟的大白桃。栗红章这时反倒没有了勇气，他说，“我只是向你承认一下错误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无意中说了那关于舅的粗话。”“你不是男人啊！已经说过了，上午的事不怪你！”杨小桃这句话一说出来，无意中增添了栗红章的胆量。他乖乖地走进了机要室，不好意思地看着杨小桃。这天的栗红章，的确像个帅气的军人，英姿飒爽，站军姿一样待在那里。这一刻，县城里出来的杨小桃，所谓见多识广的城里人，面对这样一位帅小伙子，竟然六神无主了。他们对视着，相互欣赏着异性最令人入神的亮点。还是杨小桃大方，她顷刻就从那种窒息一般的状态中走出来，为栗红章让座。而栗红章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该走了，他自己都感到了言不由衷。杨小桃平静下来，说天也不早了，离栗寨还有七八里，你趁天还有点光线走吧。栗红章说：“谢谢你小杨，日后有时间到咱栗寨去，吃点儿咱家的红薯面条、红柿甜馍。”杨小桃点点头承诺了。

这一刻以后，栗红章如同恢复了元气，觉得今天到乡政府一趟挺有收获，觉得发展栗寨经济的信心又足了。他一路上十分轻快，不时地在脑子里泛出杨小桃脸蛋的红白，耳边还荡漾出她那轻柔美妙的歌声。

有福不在忙，这句农村人说俗套了的老话，竟然在栗红章那里应验了。